

郑九蝉
著

郑九蝉文集
第十卷

花城出版社

参王



郑九蝉文集 第十卷

参

王

郑九蝉 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郑九蝉文集 . 第 10 卷, 参王/郑九蝉著 .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0. 12

ISBN 7-5360-3302-8

I. 郑 ... II. 郑 ...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②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0942 号

郑九蝉文集

(第 10 卷)

参 王

郑九蝉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(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75 印张 2 插页 320,000 字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,000 册

ISBN 7-5360-3302-8/I·2745

(共 12 卷) 定价: 368 元 (本卷定价: 29 元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像

1949年生，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。

1969年，下乡插队黑龙江省绥滨县。

1977年，就读佳木斯师范学校。

1984年，调回浙江黄岩县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85年，就读鲁迅文学院。

1987年，回黄岩市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94年，调回浙江路桥工作至今。

著有作品多部，共约400多万字，其中《能媳妇》等六部中短篇小说，获国家级、省部级大奖；《黑雪》与《浑河》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全国金钥匙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大奖。

参王

· 郑九峰 ·

“爷爷，你别去了吧。”

“不，我要去。”

“你若啦。”

“我人老了，心不老。”

“你肯定能采到那苗参王吗？”

“或许能，或许不能。”

山林间秋日里的雾气，实在是太浓太重了。浓得像是调好的一杯奶浆，重得连细小的水气都腾飞不起来。这是一座浮浮的峡谷。两边的山峰刀切似的，那样地陡，那样

序

肖建国

郑九蝉和我是鲁院时候的同学。我读七期，他八期。鲁院的前身是中国文学讲习所，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办了，断断续续，历三十余年，却只办了六期。到了我们那期毕业时，才改名为鲁迅文学院。我们第七期的学习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，郑九蝉所在的第八期是1984年至1986年。在第八期学员将要毕业的这年夏天，忽然传来消息，经国家教委批准，北京大学拟开设作家班，首届作家班的学员，主要以我们这两届鲁院毕业生中招收。这自然是中国作协和驻北京同学多方努力的结果，这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。那年我正在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副县长，接到通知，我立即选择了读书，辞去职务，和湖南的同学结伴到了北京。我是在到达的当天晚上，第一次见到郑九蝉的。他到我们房间来串门，听说了我的情况后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都当到副县长了，还来读什么书。”我觉得这话有点不顺耳，但毕竟是初识，却也没有在意。

我们在鲁院安顿下来，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，准备考试。我们都很紧张，也很放松。上午复习功课，下午互相串门聊天，然后便联系周围的单位比赛篮球，比赛乒乓球，天天晚上还操办舞会。郑九蝉当时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，全然没有心思复习功课，每天关在房里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他改稿改得十分艰苦，每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，脸呈菜色。他偶尔也

出来串串门。他对我们湖南籍的同学有着天生的好感，常常来找我们聊天。他总是一副乐爽爽的样子，直言快语，高声大嗓，哈哈连天，很难设想他是曾经经历过太多艰难坎坷的老知识青年。郑九蝉对体育对跳舞都无缘，但他是我们球队最忠实的观众。每次打比赛，他都会到场，抱着我们换下来的衣服，站在篮球架下瞪着眼睛看。看到兴奋时，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，旁若无人，至情至性，无遮无拦。听着那不断发出的欢叫声，你会感觉到，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，是完全可以无遮无掩、坦露心扉的。

考完试，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再次在鲁院相聚时，个个都无比地兴奋，都更加才华熠熠，谈吐高阔，挥斥方遒。有一小段时间，每天做的就是：聊天、喝酒、打球。郑九蝉似乎仍然在修改他的长篇，仍然改得很苦。他住的房间的门，永远是关着的。他每天最后一个出现在饭堂时，脸都是青的，眼睛里网满血丝。

忽然有一天晚上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都准备睡觉了，郑九蝉推门进来，乐呵呵地伸直了手跟我们一一握过，说：“老肖，再见了！”我奇怪地问：“怎么，不读了？”他说：“不读了，回去了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不为什么。不想读了！”我看他一脸正经，不像是开玩笑，也不像是赌气。我知道他的性格，认定了的事情，就会坚决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。我没有劝说，默默跳下床，送他回到房间。

第二天早上起床跑步时，就听说郑九蝉已经走了，搭早班车回去了。我还听说，他走之前，在下面饭堂的拐角处还做了个小小的仪式。我突然就心里格登一跳，觉得九蝉这个人还很神秘的，后悔没有跟他多聊聊。

一别十三年。

去年底，郑九蝉忽然到广州来了。他带了一支文化人组成的小队伍，到广东来学习办报纸的经验，顺便也看看广州的朋友。他仍然是精神焕发，直言快语，高声大噪，一见面就又笑又叫又拥抱，用他强烈的热情感染别人。但岁月的磨蚀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：腰背微驼，眼袋呈青紫色，下巴上都有皱纹了。

这次广州之行，九蝉还跟出版社谈妥了一件事情：出版他的文集，十二卷，近四百万字。

这个数字让我吓一跳。

我有点怀疑：他写了有这么多东西么？

郑九蝉的书稿很快就寄到了，在责任编辑的办公桌上堆成了一大堆。他的作品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很扎实很“堆伙”地矗放在那里，证实着他的力量和存在。

九蝉的作品主要是两部分：小说和散文随笔。九蝉是在苦难中打过几次滚、死过几次的人，他的体魄，他的心脏，他的思维神经，都已经被苦难的汗水浸泡得格外坚强、硬实。他在写小说的时候，也仍然沉浸在过去苦难岁月的情绪中，所以下笔特别钝重。他就像一个负重在大海中游泳的人，一摆臂，一蹬腿，甚至一声喘息，都特别用力，特别沉重。他的小说作品中，积郁着一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苦难感。他的作品最能打动我的地方，就是这种苦难感。我总认为，一部小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苦难感是应该具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

九蝉的小说沉郁厚实，苍凉悲壮，他的散文随笔则是尖锐的，锋芒毕露的。

这跟他的身份有关。

九蝉现在的身份是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商报总编。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必然接触面广，视野开阔。且九蝉生性豪爽

大度，喜欢广交朋友，广结善缘，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，他的朋友是真多：市委书记、市长、部长、局长、科长、办事员，企业家、金融家、投资者、家电产品推销员，作家、艺术家、记者、街头流浪艺人，工人，农民，家庭妇女，修鞋的，拾破烂的，以及看相算命推八卦的……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。作家有两种：一种是书斋型的。这种作家以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为主，偶尔参与一些社会活动。另一种作家是社会活动型的，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社会活动，通过丰富的阅历积累经验（读社会的这本大书），不断激发写作的灵感。九蝉当属后一种类型的作家。九蝉在宣传部副部长、报社总编的这个位置上，真是如鱼得水、进退自如，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，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，又可以有自由的写作时间，随时表达自己的见解。应该说，九蝉是很了解自己，也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。（想起九蝉跟我见面伊始说的那句话：“都当到副县长了，还来读什么书。”这确是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肺腑之言。）

九蝉的散文随笔内容，主要在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范畴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，也是历代文人议论最多的话题。九蝉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作家，同时也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民政府基层干部。他在基层工作、生活中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，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，新旧体制交替，中西文化碰撞，大变革，大动荡，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，但伴随而来的，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腐败、道德沦丧、人性趋恶等等弊端。九蝉从心里面欢呼社会的进步，也从心里面痛恶亲见亲闻的种种弊端。作为一个人的良知、一个作家的良知、一个政府基层干部的良知，九蝉绝不会沉默。他当然要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。九蝉是写小说的。按照通常的艺术规律，小说需要沉淀，需要精巧周到的构思，用的是曲笔，讲究的是含蓄。九

蝉暂时摒弃了小说这个武器，改写随笔。看得出，九蝉在写作这类随笔文章时，感情是激扬慷慨的，处处流溢出他的至情至性。以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，官场是最消磨人的个性的，尤其长期担任副职的人，很少有不变得圆滑世故。九蝉的为人、为文，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真性情。

这很难得！

九蝉是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，由知青，而工人，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成员，而文联主席，而宣传部副部长，而报社总编，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。他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困苦，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。他把这些艰难困苦深藏在心里，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，精神抖擞，工作，读书，写作，一路前行。

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——

“生命的力量，既伟大又可怕。——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时候就理解到了的。有这么一天，我和乡亲们一起种地，种完了地之后，我看到了道边放有一块生了锈的旧铁板。我出于一种孩提式的好奇，把这一块沉重的铁板揭将起来，把剩余下来的豆种全部倾倒在铁板底下。六七天之后，我又经过这里，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奇迹：那一块生了锈的铁板，竟凭空被抬了起来——离开地面足有一寸多高。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作祟呢？我揭起了那块覆着的铁板一看，瞠目愕然了：我倾倒在铁板下的豆种全都发了芽了，小小的黄豆芽竟齐崭崭地把这块铁板顶了起来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突然间明白了：杰克·伦敦的《渴望生命》，为什么会受列宁欢迎的道理了。因为他歌颂了人生的极致。我也突然间明白了，孙子兵法中为什么要强调‘致死地而后生’，真正的艺术家、思想家，为什么要害怕困难和厄运呢？”

现在，郑九蝉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，把自己的文集奉献在了读者面前，用十二本砖头一样厚的作品，将生命的“铁板”顶了起来，这比他歌颂过的黄豆芽更伟大，更硬扎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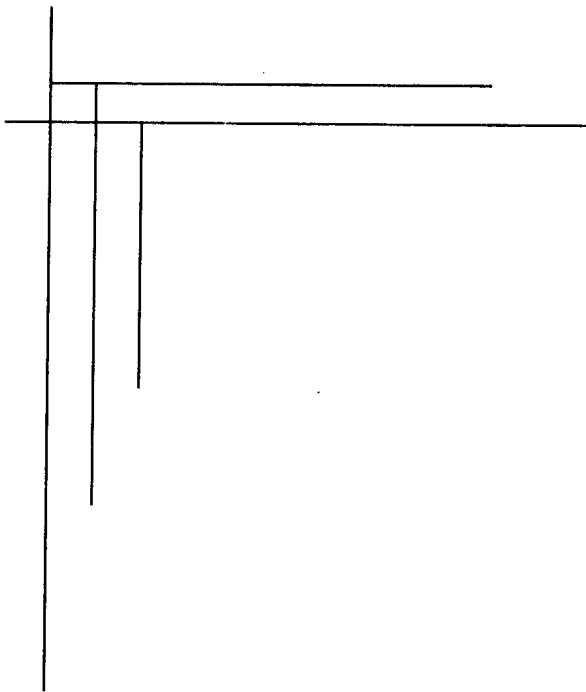
我为他高兴！

目

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 | 参 王 |
| 47 | 期 待 |
| 143 | 一条头上长反骨的狗 |
| 231 | 巴骨力世家 |
| 367 | 心碎的小店 |

参 五



“爷爷，你别去了吧。”

“不，我要去。”

“你老啦。”

“我人老了，心不老。”

“你肯定能采到那苗参王吗？”

“或许能。或许不能。”

山林间秋日里的雾气，实在是太浓太重了，浓得像是调好的一杯奶浆。熏得连细小的水气都腾飞不起来。这是一座深深的峡谷。两边的山峰刀切似的，那样地陡，那样地峭。浓雾有如千百万头白色的怪物，抖擞着茸茸的毛羽，在峡谷里滚滚翻翻。峡谷太小、太挤，把它压抑得伸不开手脚。浓雾三番五次杀气腾腾地想把石壁撞塌；但那些冷酷无情的石壁，根本没把它们放在眼里，冷冰冰的咧嘴笑着阻挡它们。团团浓雾因为峡谷的顽固，而显得更加恼怒。它们在左冲右突；它们在上下地回旋。漫山遍谷的雾气，既像开了锅似地鼎沸；又像钻出地面的蘑菇在不停地膨胀。它在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上溢，使巍巍的大山，变成了一沉一浮的小岛。峡谷里的清早稠雾攒挤，空气密度显得特别大，稍微有点声响，就能传递得很远很远。雾气里响着一老一小的嗓门。老的声音像筛破了的锣，响亮中夹杂着由于年力不济而逐渐变得苍老的嘶哑。在他浓浓的言语悠悠地传过后，随之而来的则是掺合着喀喀的疲惫不已的、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。小的声音，特别地娇嗲、特别地清亮；在这清亮和娇嗲中，融和着一种孩提的稚气。

一老一小，像两条顽强不屈的、寻食的鱼儿，在这乳白色的海洋里浮游。由于晨雾的颜色太重，周围的一切景象都笼罩得严严实实。直到走得近了，这些景象才慢慢地浮出来，但也

绰绰约约的，看不清本来的面目。这里根本没有路。所谓的路，也就是他们心目中那一条永不磨灭的路。他俩只能凭着一种感觉，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感觉，往前去，往他俩所要去的地方去。路实在是太崎岖啦。疙瘩溜秋的尽是石砾子。老扫山人活似一棵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树，密密压紧的年轮，把他挤榨得佝偻了腰。他背着沉重的行囊，行囊里装满了扫山人必备的用品：干粮、小锅、火柴、药品、急救包、电筒、踢山倒^①。行囊上横一枝双筒猎枪，腰上缠一根带钩子的浅绿色尼龙绳。脚下套一双大线厚的粗布线袜和六耳麻鞋，手里拄一根棕黄色的黄桫欏小棍。这小棍叫三用棍，棍尾有个丫杈，累了的时候，把丫杈往胸口一支，就能减轻压在他身上的分量，呼呼地喘上几口气。棍头是用铁包起来的尖嘴，是用来打蛇的；尖嘴上还有个小铁锅，那是乏了时用来抽烟的。由于岁月的久远，铁尖嘴差点要磨漏啦。扫山棍被老汉那粗大的手，抚摸得明光锃亮，活似上了一层黄油，连那花花的木纹都清清楚楚地显露着。紧挨着老扫山人的是一个小孩子。与这位老扫山人相比，他的骨头显得太柔软，翅膀太娇嫩了些。别看他身个蹿得好高，长得也直溜，毕竟还是一棵鲜气勃勃的没有经过太大风浪的小杨树。他背上根本没有什么东西。只有一个小包。小包装的是老扫山人爱喝的酒、爱抽的烟，还有一只用来听天气预报的小收音机，和两块折叠起来的塑料布。他腰里也扎有绳，屁股蛋上挂有一只水壶和一口铁碗。每走一步，那水壶和铁碗便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撞击声。这响声就像一串极其美妙的、令人激奋的音乐。

专爱促狭人的一块石头，把老扫山人绊了一下，一个前跌

^① 踢山倒：一种厚底硬头的布鞋。

差点没摔倒。小扫山人马上赶过去把老扫山人扶住。老扫山人也赶紧用扫山棍把身体支起来。年岁太不饶人啦，他实实在在地老啦，该到歇憩的时候啦。他觉得胸口憋闷得太狠，老是有这么两块尖利的石砬子，一前一后地夹攻他，叫他透不过那一口气。嗓门里像拉风匣儿似的呼哧呼哧作响。憋到实在憋不住的时候，他会突然爆发出一阵逼人的吭吭的咳嗽。

小扫山人仰起头来，闪动着雪亮的大眼睛说：

“爷爷，歇歇吧。”

“不能歇。孩子，要走。”

“你不能和我比。”

“是不能比。缺油的机器，零件都生锈啦。”

“这才该听我话回去。”

“不能、孩子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人顶珍贵的那是什么……”

“那，我记着呢，可你总不能一条胡同走到黑呀。采到了，就是采到了，你一下子累……那又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别忌讳，孩子。油干灯灭。人老归天。常理。能看到这宝贝一眼，我也高兴。”

“爷爷，歇歇。你不歇歇，我要哭啦。”

孩子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揪心的哭腔。

从来像山石一样不会开化的老扫山人，心里突然松动了一下。他回头望望孩子，孩子也坦然地回望着他。那么纯真、诚挚的眼神，活似山涧里透明的溪水。老扫山人心里禁不住地哆嗦了。麻皱皱的老眼角中，荡漾着一层薄薄的泪翳：“好吧，过了蛇峡，到山虎嘴那儿歇吧。”

一老一小又开走啦。老的脚步虽然稳实，未免夹带着一点儿拖沓，脚下的小石子，哗、哗、哗。小的脚步倒是十分的轻